

東
維
子
文
集

四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七

會稽鑑屋楊維禎康夫著

記

小桃源記

淞隱君陳衡父氏世家在泖環之西既遺其子東西第又爲園池東西地間仍治屋廬其中名其堂曰清暉樓曰明遠而又額其亭曰小桃源也予嘗抵桃源所：清絕如在壺天四時花木晏溫常如二三月時殆不似人間世也隱君且舉酒屬如以記請余聞天下稱桃源在人間世有武陵也天台也而伏翼之西又以小云據傳者言則武陵有父子無君臣天台有夫婦無父子也方外士好引其事以爲高而不可以入於中國

聖人之訓矧其象也暫啟玉闕其接也陽示而陰諱之使人想之如恍惚幻夢不能倚信雖曰樂土若彼吾何取乎哉若小桃源之在隱居所也非物引諸八荒之外入有親以職吾孝也出有子弟以職吾慈友也交有朋儕感黨以職吾任與嫻也子孫之出任子時者又有君臣之義以職吾忠與愛也桃源若是豈傳所述武陵天台者可較賢者哉然而心以桃源名者張留侯非不知赤松氏之恍惚也而其言曰吾將棄人間事從之遊知之者以為假之而去也隱君亦將假之云耳隱君齒既暮而老將休矣桃源其休之所寄乎而由以小云如伏翼者小寄云耳固不能絕俗大去已或曰松俗信仙鬼貴富家有駕海航翼風一引

至殊島見瑤池母東方生七千歲果啖之而隱君弗能從
此小桃源之名於淞也併書為記

松室記

松江朱子冒於其先廬之左治讀書之室環植以松故命
室曰松今且寄所居於東山氏之西廡而未見偃蓋之植也
則命畫史圖居之松以謁予泖上曰此其之所謂松室而讀
書誦詩於其下者也願有記焉雖吾遠去其鄉得展圖攬
記將不悼其身不在松之室也予詎子冒誠何取於松豈
子受性也獨正松有心也貫四時而不改願撫乎將森
千又施之明堂大厦有棟梁之材也抑產伏神結靈寶辟
百穀而食之可以飛行如偃佺之倫乎將異時托之洒掃

使家之人識其指之在也抑要久歲月精與化通為青蛇
為赤龜以怪駭人間世乎子貢曰余孔子徒也非釋之流予
絃誦於松室之下知聖言有松之為歲寒物也如其心而不
改柯易葉也吾烏知其他雖然余幸而生文明之代知學孔氏
學而幼有得於誦余者其志堂不欲淑諸人而達天下也故
嘗夢松焉吾十八年其抑將為公也邪予冀子貢明年為六
十人更十八寒暑為太公望之齡夢松協子夢熊則吾將迎
子於海之濱江之上矣子貢莞爾曰吾與其為十八公吾寧為
主人七松至正九年十月一日記

夏氏清潤堂記

雲間義門夏景淵氏居同邑呂公之甥館其館中與曰清

潤蓋取晉人名樂衛翁塔語也予與景淵為昆弟交既得翰林院學士秦楚公書其額而遂求誌之女於市予惟物之清莫踰於水詩人曰清如玉壺冰是也器之潤莫踰於玉傳者曰溫而澤是也故皆得以比德者也當與午氏之世行者方以放濁為通居者專以楊寂為記究求時君子比德於冰之清玉之潤者鮮矣評者以樂衛當之吾嘗探其人焉誤晉天下者多清談之治術而廣與王夷甫為清談首位極于台揆竟以殞瑩然承鏡之照人者吾不知其與澄胡毋輔之輩相隔幾何術叔寶自幼美風神見者以為玉人中興名士雖為第一而卒無棟於名教之敗至於徙家而南再獲美妃終天厥生玉振江表比於金聲中朝者

王輔嗣

同一寂二吾又不知

咏嘉之末曰正始音者何取正始哉二子之不能不愧德於冰
玉音類此吾客呂公仲氏家親識呂公之為人高居潔已行
無瑕類不與惡人交不與紳士游侍其坐朗然明月之照
席也可謂善清也已景淵天質純雅有大器量而不苟於小
仕與之交昭然若餘醇酎可謂能潤也已以廣珎之所名之
厥居廣珎泰於時評而景淵氏之翁婿豈有愧也哉雖然
清莫清於不自掩其疾潤莫潤於及物之大冰之出壑潤
徹中表而瑕不自匿此其清之至也玉之在山土石草木皆
蒙清輝此其潤之大也呂公之清音知其至矣景淵氏之潤
更以其物之大者推焉則光映清門于弘且邃者非義門之
傍澤歟景淵氏曰善敢不勉諸請錄諸堂為記

賓月軒記

呂輔公之長子恒字長德常其燕處一室在居之西偏名之曰賓月嘗觴于其所遂以記請余讀堯書命羲仲之翕曰賓賓出月又曰寅饒細日以賓饒之禮之目者謹昏且之候未聞以月然在帝又告縣日月而迎送之則月亦在所賓矣吁此麻家說也非吾達士之所賓也吾達士所賓自眺蟾主人賓於景祀之上月固未受其賓也而況黃星小兒欲窺於南鵲之枝乎況苔閣塵榭欲以脂粉微之乎又況霓裳之聲帶擊鼓而欲假仙遊以即之乎是皆賓之以為主也惟庾武昌之據床劉晉陽之清嘯李騎鯨之舉杯相屬少陵之應總貂裘粗賓主之一過耳嘻賓常有也而主不常有茲數

人之後何其遇之濶如也五百餘年而賓對之交始得於
德常氏何以見遇合之難矣吾愛德常人品光霽尤愛其
為量觀深時吐章句流麗娟好吾知月之愛德常而適以
為主無短也或有嘲曰德常賓月主德常主無異情矣
而賓也有雲雨之翻覆圓缺之差池奈何德常曰爾何窺
於賓主之淡也先天不稚後天不老者非全月矣而吾神
未嘗不與之俱求吾賓者以神不以形以形賓在賓主往
主以神則吾蓋不知賓之在月而主在吾矣尚何以主客異
耶或者曰然書諸數為記

春水船記

滄水主人壯耳掇于海晚家居結樓滄之上蓬然若毋海水

時抵家下放目樓上百萬頃人眠其蓬然者一聾耳目命曰
春水船主人垂釣于祝濯足于林酒酣輒笑歌其上家僮
數十善為越人擁楫主人之歌又自歌小海為舉足扣舷以
節之水光天影飛動几席籟聲與潮汐開作殷々在足
底不知船在水耶陸邪滄洲仙有駕凌風舸以激水者徒
以舸為舸而未知吾居之以不舸為舸也以為行則未嘗去
家以為居則常有行色又孰知吾舸之纜之而往負之而
走也昔者太公嘗以漁釣欺天下而天下旋知之其含魚
也欲蓋而彰也嘻以為非魚則持釣竿五十年矣以為真
魚則未嘗得一魚焉嘻太公固得於漁不漁之間者客語至
舸以為真舸則居止以為非舸則若笠之前皆漁樵推罵

之地安知吾之在樓非長槳風舸也耶今夫天一大春水
地一大船人在船不悟者實在船之外吾悟吾船獨不
在外也嘻此不可與衆人道也春水如天船在天耶水耶
而況在樓耶認吾舸在樓又何異認劍在舟刻耶其扣舷
之歌曰滄之水兮如天叶滄之屋兮如船叶水滴天兮以春船
之載兮薄夫天津索吾船于津之表兮吾將與泰初而為
隣客和之曰若有人兮吾為家叶看土不住兮養空不驅泰
始我海兮鴻厖我湖吾不知貫月槎之徒兮天倪舟之徒
歟主人為汝南殷德父氏客為鐵篴道人會稽楊維禎也
至正十年三月三日記

碧梧翠竹堂記

至正八年秋崑山顧君仲瑛於其居之西偏治別業所架
石為山竅土為池層樓複館悉就規制明年中興之堂成顏曰
碧梧翠竹迺馳數百里記於友人楊維禎曰堂瞰金粟治枕湖
山樓漁庄草堂相為僕介蓋予玉山佳處之尤宏而勝者也
鴻生茂士為予記詠者多矣茲堂之志非名鉅手不以屬敢有
請予謂仲瑛愛花木治園池位置品列曰桃溪曰金粟曰菊
田曰芝室不一足矣而於中堂焉獨取梧竹非以梧竹固有
異于春妍秋馥者耶人曰梧竹靈鳳之所棲食者宜資其
形色為庭除玩吁人知梧竹之外者云耳吾觀梧之華始於
清明葉落於立秋之頃言麻者占焉是其覺之靈者在梧而
絲琴瑟之材未論也竹之於秋而不徇秋零通于春而不為

春媚貫四時而一節焉是其搯之時者在竹而還簡望箴之
器未論也淮南子曰一葉落而天下知秋吾子淮南子為知梧
記禮者曰如竹箭之有筠吾以記禮者為知竹筴則仲瑛之
取梧竹也蓋亦徵其覺之靈採之特者書以為取諸物者法
毋徒資其形色之外云也子韓子美少傅之辭曰翠竹碧梧
能妥其業者也徒取形色之外而不得其靈與特者未必
為善守仲瑛氏吳之衣冠舊族也有學而不屑於是茲堂之
建將日與賢者處談道禮義以益固其守者其不以吾言
取梧竹乎書以復仲瑛俾刻諸堂為記

槐園記

按周禮朝士畫三槐公位也槐何以取於三公哉豈其盡聶霄

炕一陰一陽之翕闔而變理之道見焉故公所多植槐齊
之君主有犯槐之樹也列公所尊異乎羣卉而不可與凡條錄
植于老農之圃者比矣故宋王祐氏手植三槐于庭朗其子
孫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且果相太宗天下謂之三
槐王氏所槐之植私庭而遇如王氏者天下亦少矣北庭文
甫氏家于杭之清波門自其祖叅政忽撒公樹槐三章于居
之後苑補治園亭其中名之曰槐園文甫氏彈琴讀書或與
客觴詠必于園之所時與客撫其樹曰嗟乎是吾祖之手澤
也予後之人弗克負荷惟懼其敢不封植是樹如昔人之無
忘吾祖者耶客至園者愛其人必敬其樹知其祖之待文甫
氏者遠且大也且成為之賦槐園詩吁文甫氏能思其祖愛

其手植若是其孝於家者可知矣以其孝於家者移中于國
其光于祖者又可知也文甫方強年承叅政之澤將以六品秩
仕于朝矣吾嘗交其人識其負大器且執謙而好學忽氏子
孫之為三公者豈下王氏哉異日文甫居高位畫庭槐若見爾
祖之手植也有不惕然者哉槐以人而名則國以槐而重天
下謂之三槐王氏者不屬之三槐忽氏乎惟文甫以前人之所
期天下之所望者勉之而已至正己丑九月九日記

先霽堂記

宋黃庭堅論春陵子周子之人品曰曾次洒落如先風霽月談
人物于孟軻氏後者子周子也太極通書之著異乎莊列荀
楊之撰不由師傳根極道要以接夫千載不傳之緒由其人

品之高也擬諸形容者無他風日之光霽而已耳後世不識周
子而求具人以光霽可以識其人品焉雲間任公子元朴開國
池於廬之西偏蒔花竹其中而命其堂所曰先霽因友生馬
琬求記于予：謂元朴之先霽其慕于周子歟抑自曾次式
符于子周子歟嗚呼一歲之晝夜非無風與月也而得先霽
實難今夫蓬、然而發乎噫氣掉乎無方迹之而無形聽之
若有鳴谷乎若盈流乎：若行風也而先實形之不先無以
見風之至祥也晶、乎行乎太極泰清乎天中轉之而不窮蝕
之不而訐死而曾灰而朧、而中者是月也而霽實旌之不
霽無以見月之至白也風之光月之霽蓋神之至秀而特良也已
騷人韻士韶暢高明洒然凡塵之表者不似之乎吾於是

感矣風月光霽少而翳冥多也人光霽少而幽陰多也世代光
霽少而屯否多也元朴光霽猶取諸造物之多得之心而應之
境誦詩讀書暇而彈琴握槊與客觴咏以為樂而不知世間
萬物百倅然而不適其情者嘻風月在世出也而堂獨以光霽
所之是雖悔冥陰兩相尋于無窮而吾未嘗一日不光霽也吁夫
人而似乎元朴也子周子不足慕而已世道之否者乎可以復泰乎
聲明之盛于古也客聞吾言有善而為之歌者曰有光雖風
有霽雖月哉思其人憂心愾、既見其人我心在悅又歌曰光
之風兮英、霽之月兮庚、風與翔兮月與萌君子之心既清且
明君子之樂式和且平繫乎仕子莫之與京